

长篇
青春小说

我知道长大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
不过，当我的世界有了你，那就无畏



当我的世界 有了你

小白◎著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当 我 的 世 界 有 了 你

小白◎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当我的世界有了你 / 小白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6. 10

ISBN 978-7-5108-4820-9

I. ①当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54679 号

当我的世界有了你

作 者	小白 著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邮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11.25
字 数	200 千字
版 次	2016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4820-9
定 价	36.00 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ONE 当我的世界有了你 ...001

TWO 梦中的婚礼 ...061

THREE 幻想 ...111

FOUR 深水白昼 ...165

FIVE 生存与毁灭 ...259

SIX 追捕 ...297

SEVEN 消失殆尽 ...353

ONE

当我的世界有了你



1

日期：2017/12/31

时刻：23:50

今年的最后一天，还有10分钟。

盛葵看了看破旧的手表，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口。嘀嗒嘀嗒。

时间走动的声音和心跳有条不紊地重合。像时钟一样的心脏被包裹在身体中，像心跳一样的秒针走动在四维空间。畸形地用心跳的次数倒数着存在的时间。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时间。无尽的又是有尽的时间。存在的时间可以倒数吗？我们栖身其中不知答案。

盛葵已经不记得这是她第几次忍受不了父亲而离家出走了。因为父亲，或许是因为父亲吧，也许这只是她的借口。气温在夜晚总是飞速下降。人体的温度是37摄氏度，据说当心脏的温度到28~30摄氏度时，心脏就会发生室颤，没有有效的收缩，人就会死亡。冰海沉船，落水的人最终都是因为寒冷而快速死亡。盛葵只披了一件再朴素不过的开衫就迅速地逃出门，口袋里装的是从卫生间里偷的妈妈口红，她给自己抹上。零摄氏度的气温冻

得她头晕眼花，走路像企鹅一样一摇一晃，以她154.5厘米的身高一转身几乎倏忽不见，影子也沉在夜幕中无法辨识。她很冷，她的手脚都很冷，她这么冷以至于她在想自己怎么还不冻死？

“安眠药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安眠药。”

“小姐，请你大声点好吧？声音这么小，给鬼听啊？”

“我要……我要安眠……安眠药。”

“配多少？”

“全部。”

“小姐，这属于特殊药物，我们这种小药店最多只能配1~3粒。何况你买这么多，吃出毛病谁负责啊？去去去，快走，大半夜的这么晦气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她嘴唇肌肉因寒冷而变得笨拙，看起来楚楚可怜。

“快走，快走。别来捣乱。”

盛葵被不耐烦的店员赶出了药店。店员是一个外地人，普通话听起来有些滑稽，赶人的时候表情特别丰富，她在说着滑稽的普通话时还不忘一个接一个翻着白眼。这是一名长期受到压迫的店员，店长一旦有什么不顺就冲着她发火，她是长期受到压迫的店员里的一员。而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苦闷，她抓准了盛葵这样的客人就找机会欺负，混社会的人是很清楚生存法则的。

药店的玻璃门被关上了，留给盛葵的是漫长而又无边无际的

夜晚，这氛围让她喘不过气来。盛葵的沉默寡言，使自己狼狈得像一条狗。哈哈，可那又怎样。

23:55

今年的最后一天，还有5分钟。

雨后潮湿的街道愈发冰冷，沉寂的夜晚依旧是无尽的幽暗。霓虹灯遮盖了一切东西的本质，彻骨的恐惧感像刀一样插入她的
心脏。

便利店。霓虹灯还闪烁着，24小时营业。盛葵慢慢走进便利店，看了一圈，看到美工刀，准备从架子上取下，却意外被人抓住了手腕。

“这些美工刀，我全要了。”

这个声音，在漫长的黑夜里被肆意的寒风切割开皮肤渗透进去。你相信吗？相信你的耳朵吗？它存在于你虚无的身体中，你依赖它缥缈的存在。如果你听得懂它，它比眼睛还要可靠。盛葵听到了。

2

日期：2017/12/31

时刻：23:50

今年的最后一天，还有10分钟。

手机振动了，历冥单手握方向盘从风衣口袋里拿出手机看了眼短信：12点，在酒店床上等你，宝贝。系了一天的领带勒着喉咙，他松了松领带，随手把手机扔在车座上，瞥了眼时间。这个举动显示出他的燥热、不耐烦，他不喜欢这种看似有情趣的时间限制游戏，他甚至都不愿意看时间。如果一切的一切按部就班，那人类社会就只是作业本。他宁可自己是自己随心所欲创造出来的怪物。是的，他是个怪物很多年了，没有人知道他每天都在进行一场殊死搏斗。每想到这些，历冥总会满怀不快，似乎身体里积压的全部都要从喉咙间喷涌而出，紧接着又被揉回肚里。

人活着为什么每天都要玩这样倒数时间的游戏？可人活着，有的人会坐上游轮，一路上都是推杯换盏，歌舞升平；有的人会乘上飞机，快速地在生死边缘盘旋。其实细想来这些并没有什么不同，终点站早敞开了，上面刻着坟墓的字样，再无所不能的

伟人面对它也无能为力。其实死亡是全世界最公平的事了，人类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。当然，如果你有钱，死亡后也有不同的选择，比如泡在福尔马林里做成标本，不让泥土弄脏了尸体。

历冥的余光扫过路边还开着的药店。转了把方向盘，刹车，在药店门口停好了他的路虎。避孕套。颗粒型，螺纹型……手指滑过包装，发出“滋滋”的声音。

他认为人生就应该是纵情享乐的，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情爱。这，才是他想要的。他滥啊，但不烂，他特别不喜欢“烂”这个字，好像腐坏到程度极深的东西才会烂。他还是活得挺用力的。

“安眠药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安眠药。”

“小姐，请你大声点好吧？声音这么小，给鬼听啊？”

“我要……我要安眠……安眠药。”

“配多少？”

“全部。”

“小姐，这属于特殊药物，我们这种小药店最多只能配1~3粒。何况你买这么多，吃出毛病谁负责啊？去去去，快走，大半夜的这么晦气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店员欺人的声音过于高调，而让历冥忍不住抬头的是几乎听不见声音的顾客，什么样的女人在这个时间要买全部的安眠药？真是个疯子！于是他好奇了，因为他也是个疯子，疯子见疯子总

容易惺惺相惜。

他看到了一个矮小的女人，不，不恰当，应该说是个女孩。女孩只到货架的高度，黑色的长发把她的脸遮掩在灯光的黑暗阴影里，及膝的黑裙外面披了一件黑色开衫，如果没有裸露在外的白皙肌肤，她看起来黑得就像只乌鸦。她低着头，双手抓着衣袖，几乎要把衣角扯破。从厉冥的角度看来，她这样的动作应该配合着惊慌软弱的表情。她一动不动地站着，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。好像在说：“我很好，我已经死了。”瞬间，厉冥的好奇心像经历过一整个冬天在洞穴蠢蠢欲动的虫子，在春光的刺激下蠕动着跃跃欲试。

“快走，快走。别来捣乱。”

盛葵被撵出药店。

“先生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吗？有需要我可以帮你找哦。”

店员眼见着厉冥在药店门口停下路虎，这样的小药店难得会进来一个像厉冥这样长相、气质、身材所有条件俱佳的男人。他有一张能让所有女人投怀送抱的脸和连男人看到都羡慕的身材，而他的富有让他的全身都像镀了金一样闪闪发光，他的眼睛是钻石，牙齿是烤瓷，如果可以用指尖触碰一下，你一定产生一种发了财的错觉。生存法则告诉她：就算只冲着这张没有瑕疵的脸都绝对不能放过！所以店员收起刚刚那些表情，在丑陋的脸上挤出了生硬的羞涩，用直勾勾的眼神望向厉冥。而这些做作的表现却让她愈发丑陋。

厉冥对着女生的背影陷入了沉思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朝

店员挥了一下手里的避孕套。店员一脸的尴尬，又是一个白眼，这个动作像一个耳光打在她的幻想上，她不由想起那部她看了十几遍让她哭得半死不活的韩剧里的台词：

好男人都长得丑

帅男人又不好

又帅又好的男人都结婚了

又帅又好又没有结婚的男人没能力

又帅又好又没有结婚又有钱的男人对我没兴趣

又帅又好又没有结婚又有钱又对我感兴趣的男人都是花
花公子

又帅又好又没有结婚又有钱又对我感兴趣还不花心的男
人是同性恋

想完这些又是一个白眼，她没好气地把避孕套装在塑料袋里，朝历冥面前一扔，收过历冥的卡。

“几十块的东西还用卡，真搞不懂有钱人。”店员小声地嘀咕或者称之为抱怨。

她还是别做灰姑娘的梦，把这个月2000元不到的工资拿到再说。对于店员，她其实活着就是为了活着，她居无定所，她从不指望颠覆世界，不抱有宏大的英雄使命。她就指望着挣钱，为此可以不惜一切。她小心翼翼地计算一分一毫，用时间的一分一秒在换取一分一毫，她存在的时间是浓硫酸，当她被腐蚀到表皮、

真皮、皮下组织乃至肌层液化坏死，她留下的……她什么都没有留下，什么都留不下，没人会记得她。她是人类的一员，她是人类的大多数。

历冥走出药店拿车钥匙开了车门，启动发动机，看了一眼时间：

23:55

今年的最后一天，还有5分钟。

历冥重重拍了一下方向盘，下车锁上了车门，寻找刚刚那个女生。他跟在女生身后进了便利店，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，隔着货架能看到她的头顶，他1.85米的身高可以轻而易举地俯视她。而她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他，只是面无表情地盯着货架。历冥放轻脚步走到她旁边。美工刀。刚刚是安眠药现在是美工刀，这些东西只充斥一个共同的特点：冰冷又残酷。

一种极其不舒适的感受包裹住历冥，他转身走出便利店，也就在走出便利店的一瞬间，他又忍不住回头。人们对痛苦的敏感几乎是无限的，但对享乐的感觉则相当有限，所以能快乐的时间都是很短暂的，短暂到他不确定以后是否还有机会。他不应该有任何犹豫去酒店，别人死活关他屁事？历冥在心里是这样告诫自己的，但实际行动却是他走到一半又折回了便利店，抓住了女孩伸出的手腕，说了一句：

“这些美工刀，我全要了。”

3

“这些美工刀，我全要了。”

历冥从货架上抽出所有美工刀后立刻松开了盛葵的手腕，她的手冷得像速冻箱里刚刚拿出来的生肉。这次换成盛葵又死死拽住了历冥的衣角。

“不可以，一把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给我一把就好。”

历冥看看自己手里的十几把美工刀，又看看死死拽住他衣角的盛葵。他到底在做什么，爱心泛滥强行拯救陌生少女？听起来可真恶心。

“要12点了，给我一把。”

盛葵看了眼便利店里挂在墙上的闹钟，用力拽了拽历冥的衣角，仰看着他。历冥盯着拽住自己的那双手，突然生出抵触情绪，把衣服从盛葵手中拉出来并用手抚平，而褶皱已经在高档布料上形成。

23:59

还有一分钟，要来不及了。今天的最后一分钟，60秒。嘀嗒
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嘀嗒。秒针走动的声音和指甲划过黑板
的声音，如出一辙地让人心痒得撕裂心肺。

“12点了。”

盛葵小巧细致的面庞阴沉了下来，她又立刻恢复了面无表情的模样，长发把她的五官遮住了一半，只露出涂得十分难看的红嘴唇。半夜看起来像索命的厉鬼。盛葵哈哈地大笑，又稀里哗啦地痛哭，然后猛地恢复面目表情。她用余光瞥了一眼历冥就奔跑出便利店，历冥觉得那个眼神十分诡异，仿佛在告诉他“跟我来”。他用信用卡结完账后便尾随盛葵跑了出去，他看着盛葵右拐进了小巷。他和小巷非常有缘，那里充斥着他说不清道不明的乱七八糟的故事。

历冥在巷口犹豫了一番还是踏了进去。散发着青苔味的狭窄的墙面，忽明忽暗几乎爆裂的路灯，潮湿的泥巴地让他的皮鞋陷入了一厘米，随便一踩就是“咔嚓”一声，到处都是铺满玻璃碎片的泥巴地。他看着盛葵蹲下，裙边沾上泥浆，如果再深一点，这个巷子会如同一片沼泽，能把人都吸进去。盛葵仿佛是要捡地上的玻璃碎片。历冥见状把她一把从地上拽起来，用力往墙上一甩。盛葵没有挣扎，顺势靠在墙上歪了一下头，既没有退缩，也没有闪躲。自然、安静，无所畏惧，了无生气。她的模样真让人

同情。

盛葵不讲话。她歪头观察着历冥。高，他站在自己面前，挡住了他身后路灯忽明忽暗的灯光。昏暗的黄色光芒从他四周散发出来，让他越发令人着迷。如果他是死神的话，选择死亡的人会前赴后继。盛葵看着历冥，眼睛闪烁了一下继而又蹲下，历冥以为她又想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，所有美工刀一把把甩在了地上：

“想死？都拿去。”

“这个社会想活下来的人多得是，凭什么死，死？你说死就死？”历冥的轮盘很绝对，赌注全押在了不可能。

盛葵顿了一下，晃了晃脑袋。Bingo，被他猜中了。他成竹在胸地半眯着眼睛俯视着盛葵，他高高在上，眼珠像是镶满钻石的匕首，美丽又危险。

“怎么了？又不想了？骗子。”

“我不是。”

“证明给我看。”

盛葵注视着历冥，她仿佛注视的是自身对这个世界仅剩的一丝留恋。她犹豫，她的留恋被连根拔起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心动了，她开始无法轻轻松松地说走就走。

“证明给我看。”历冥再一次重复道。只一会儿工夫，他精致的眼睛又像黑色的珠宝般深邃，那是丢进火堆里也熔化不开的昂贵和坚固，还有猜不透经历过些什么的完美，只是他的眼充了血，看起来像只吸血鬼，有些疯狂，加上冰冷的天气，过重的喘息声，他一口一口吐着白气。

时间在光影下变得恍惚混乱。盛葵拆开美工刀的塑料包装。

“刺啦——”塑料包装被撕开。

据说感觉神经将反应传到大脑要0.2秒，所以人最快的反应也要0.2秒，但似乎距离发生已经过去太久了，记不清楚她当时花了多长时间划向自己，但应该没有过0.2秒，血腥味就传入了鼻腔，当时的一瞬间迸发过一场暴力美学。

历冥输了，他有些始料未及，他在盛葵划第二刀前从她手里抢走了美工刀。他慌张之余盛葵竟还冲他笑！路灯的灯泡突然爆裂，小巷子里一片漆黑，世界就像被砸出了一个黑咕隆咚的窟窿，他们掉了进去，没有氧气、没有温度，只有黑暗。

“喵——”

一只黑猫被历冥突如其来的举止惊得全身的毛瞬间竖起，“嗖”的一下跑出了小巷，盛葵伸手想去抓却扑了个空。

“你看它被你吓跑了……”

历冥把盛葵从地上拽起来，只是狠狠盯着，视网膜上的猩红像即将爆发的火山，呼吸像冰柜里的冷气。盛葵看着历冥，不过在如此昏暗的环境中，用“看”这个字眼也许并不准确，因为在黑暗中是看不清也认不清的。然而修长高挑的身材，完美无瑕的五官，再加之旺盛的男性魅力，几乎瞬间可以让所有少女少妇统统都昏厥。盛葵也不例外，历冥全身上下笼罩着的诱人的气息令她的心跳和秒针不在一个频率，如果心跳可以形容，那现在一定有人在她的心脏上按着快进键。

“我不是骗子。”